

青年文庫
歐美小說名著精華
三卷

鄭吳
學
稼葦
合編

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

青年文庫

鄭學稼
吳葦合編

歐美小說名著精華

三卷

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渝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滬一版

青年文庫

歐美小說名著精華 三卷

每冊定價國幣二元七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編述者

鄭學

吳

葦稼

發行人

劉

百

閱

發行所

中國文化服務社

印刷所

中國文化服務社印刷廠

目錄

一、尤增尼·格蘭第——絕對之探討	巴爾扎克(一)
二、包法利夫人	福樓拜(二四)
三、蓮妮·莫非林	斐哥兒兄弟(三四)
四、達拉斯康的達達林	都德(四三)
五、盧貢家族的家運——小酒店	左拉(五一)
六、一生	莫泊桑(七五)
七、冰島漁夫	綠絨(八四)
八、入海二萬哩	范爾納(九六)
九、門徒	布爾格(一〇四)
一〇、無所憑藉的人	巴雷士(一一二)
一一、泰倚思	法朗士(一二一)
一二、若望·克利斯多夫	羅曼·羅蘭(一三二)

- 一三、白鯨……………美爾維里(一四一)
- 一四、鐵鏈與鐵砧……………斯彼爾哈根(一四七)
- 一五、亞尼……………比爾生(一五四)
- 一六、你往何處去……………顯克維支(一六五)
- 一七、黑奴籲天錄……………斯托伊(一七三)
- 一八、胡克冒險記……………馬克·吐溫(一七九)
- 一九、自私主義者……………梅里狄夫(一八八)
- 二〇、朵連格萊的畫像……………王爾德(一九三)
- 二一、推斯傳……………哈代(二〇二)
- 二二、老婦談……………盤尼特(二〇九)

歐美小說名著精華第二卷

一 巴爾扎克：尤增尼·格蘭第——絕對之探討

巴爾扎克 (Honoré de Balzac 1799—1850) 中學畢業後，在巴黎某律師家當書記。因為志在文藝，辭去職務，在極度困苦中寫作。後來成為文學界的拿破崙。他的著作，總稱為「人間喜劇」(La Comédie humaine)，計九十七卷。著名的有「尤增尼·格蘭第」(Eugénie Grandet 1833)、「堂妹卑特」(La Cousine Bette, 1846)、「堂克蓬斯」(Le Cousin Pons, 1847)、「絕對之探討」(Le Recherche de l'absolu 等。這些著作，使他成為法國寫實文學的大師。

(一) 尤增尼·格蘭第

沙姆爾 (Saumur) 鎮，是舊式的，各方面都帶着「地方性」。它的住宅，內部暗黑，使人記起中世紀的狀況。鎮人自由談話，遇有外人來時，就作為談話的資料。鎮的商業，全靠葡萄。因此，地主、葡萄園主、旅館主等的繁榮，係決定於葡萄所需要氣候的順調。

巴爾扎克——尤增尼·格蘭第——絕對之探討

沙姆爾有一所邸宅，它極為廣大和幽暗，以前是貴族的住處，現在屬於格蘭第(Grand-ot)先生。

格蘭第先生，一七八九年時是一位箍桶匠，他精於打算盤。共和國時，他四十歲了，和木材店的小姐結婚。恰好沙姆爾郡區，出賣沒收教會的土地。他就將自己的積蓄和妻的嫁粧約二千路易金幣，購買了大地產。一般人以為他是勇敢的共和主義者，而他却和王黨等暗有往來。執政官時代，他是沙姆爾市長。第一帝政時，他稱為格蘭第老爺。此後，每年變為更加富裕，但也更加吝嗇。一八一七年，他六十八歲，妻四十七歲，只有一女尤增尼(Eugénie)二十一歲。

格蘭第老爺，是沉默、精細的人，他歡喜金錢，為着它而從事各種有利的買賣。他種了一百英畝的葡萄，有十三所田莊，一所舊修道院，一百二十七英畝牧草地和現在的住宅。市鎮人估計他的財產收入約五六百萬法郎。可是，頗為知道他實在數目的，只有兩人，即公證人克魯瑞(Cruchot)，和銀行家格拉辛(Grassins)。這兩人是沙姆爾的要人，所以享有進入格蘭第家的權利——具有這特權的人並不多。

這兩家是敵對的。敵對原因，不是別的，是競爭娶尤增尼。克魯瑞的姪兒，出身律師，

三十三歲就任本地裁判所所長。他的長兄，是都爾聖·馬丹寺院的院長。克魯瑞的目的，是他的姪兒和尤增尼結婚。那位所長，自購到地產後，另自稱爲克魯瑞·地·旁芬（Cruchot de Bonfons）。至於格拉辛夫人的希望，是兒子亞道夫（Adolphe）能和格蘭第家聯姻。全市鎮的人，都知道那兩家的敵對，和敵對的目的。究竟格蘭第小姐嫁給格拉辛家的亞道夫呢？還是嫁給所長閣下呢？這是市鎮人談話的資料。但却有人說，她爲着富臺，要和法國某貴族結婚。

富豪格蘭第家的生活，是十分刻苦的。他的住宅寒冷和暗淡。他廚房所用的雞、蛋、牛油和玉蜀黍，都是他的佃戶獻與。他從未請客，心裏極其憎惡奢侈。他的女僕名南濃（Nanon），身長五尺八寸，貌醜有力，服役已二十八年之久。由少女變爲老婦，她早晚爲他工作，每年工資不過七十利弗。現在，她已算是家屬之一份子。依主人的規定，由四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，不許舉火。此外，點燭的時間及全家所用之燭和食品，都由他一手分配。一八一一年，是南濃工作第二十六週年，他給她一個舊錶，這是主人唯一的贈物。

格蘭第太太，是性情溫柔的婦人，所以，無抵抗地受丈夫的指揮。她給丈夫的錢，在三十萬法郎以上，自己除袋裏六個法郎外，不能有更多的錢。只當每年格蘭第和比利時商人的

葡萄買賣成功時，方給她四枚或五枚路易。因為她有了這筆款，有時他還對她說：『有錢嗎？借給我吧！』爲着她是好心腸的女人，不和他計較；同時她的驕傲，也不願向丈夫要一文錢。她只和自己女兒等，一起渡着乾燥的日子。因此，她的不幸的報酬，是宗教的安慰和尤增尼的孝順。

格蘭第老爺，對於妻的痛苦，是漠不相關的。一心只在賺錢。雖然每年他的財富累增，而對於自己的女兒，每月只給五法郎；還說是爲製新衣之用。事實上，她和她的母親，除前在教堂外，寸步不出戶外，老是穿着舊衣。每年兩次，即她的生日和守護神日，她由父親手中得到罕見的金幣，說到金幣，格蘭第是特地蓄藏一個地方，時常去數它摸它看它。他所以把那罕見的古金幣給女兒，唯一的用意，是免她的花費而能長久地保藏着。

一八一九年，尤增尼二十三歲生日時，三個克魯瑞（公證人、院長和所長）三個格拉辛（格拉辛夫人、小姐和兒子亞道夫），前來慶祝。格蘭第老爺爲着這是好日子，就允許會客室點兩枝臘燭，並說理由來：『今天是尤增尼生日，我們應點亮些。』

克魯瑞家的禮物是送鮮花；格拉辛家是送鍍銀的針線匣，刻有E·G（即尤增尼·格蘭第的第一字字母）兩字，這引起尤增尼的高興。格拉辛夫人私語她：『這是亞道夫由巴黎帶來

的。』格蘭第老爺知道這兩家的用意，決心不使他倆各達到目的。

八時半，大家坐着玩牌，只有格蘭第一人例外，因為他從未賭過。恰當格蘭第太太贏了十六個蘇時，突然有人急促地敲門，使大家驚愕。南濃持燭前往開門，格蘭第後面跟着。進來的，是服裝入時的漂亮青年。他名叫查理·格蘭第 (Charles Grandet)，老箍桶匠兄弟——巴黎大商人的兒子。青年人搬來大箱子，引起大家的注目。格蘭第老爺，用桌上的另一枝燭，讀青年交給他的長信。

二十二歲的查理奉父命由巴黎到沙姆爾來。這一位執袴子弟，舉動和打扮，與克魯瑞及格拉辛都不相同；而且他已是情場的追逐者，和一位名安尼特 (Annette) 的婦人，有了戀愛的事件。此外，他還是自私自利者，能儘量地使自己快樂。

至於尤增尼，對這位青年發生了非常的好感。她從未見過這樣由巴黎來的男人。因此，要南濃在食住方面，使他感到舒適。當時在場的克魯瑞和格拉辛兩家人，在相形見拙下，就自行告退。

格蘭第家的一切，使巴黎來的查理，有一異感，為什麼父親會遣他到這落後的地方來？這猜題，馬上就有答覆。老格蘭第當晚對姪兒說：明早有「要事」和你相商。

從叔父口中，查理知道父親的凶訊。原來，他攜來的信，却是父親的遺書。

寫遺書的人維克多·安茲·哥羅美·格蘭第 (Victor-Ange-Guillaume Grandet)，是格蘭第老爺的幼弟。他和到巴黎去的哥羅美，已有二十三年未曾會見。在這悠長的時間，哥羅美結婚生子，並發了財。這好消息，在沙姆爾的長兄是知道的。可是，對於經商失敗，却毫無所知。這不幸的事，活躍着紙上。上面寫道：「當這封信到你手上時，我早已離開人世了。我的股票經紀人和我的公正人的破產，使我的家產蕩然無存。我欠債達四百萬法郎，而我的資產不及債務四分之一。我不能蒙破產的不名譽而活着。我知道，你不能滿足我的債主們的心意，但你能够充當我的不幸兒子查理的父親。請你指示他，努力恢復已失去的幸運。至於我的失敗，不是由於我的粗忽或不名譽的行爲，而是由於非我所能支配的原因。」

青年人，當時還不關切到自己是赤貧者，只爲父親的逝世而痛苦而悲傷。老格蘭第，任他過着那樣的生活。不久，他們便讀到巴黎記載那不幸消息的報紙。格蘭第太太和尤增尼十分同情着查理。尤增尼還從同情中，逗出愛情來。某日，她路過堂弟的臥室，恰好房門半開，她大胆地推進去，看見他睡在椅上。她在桌上又見到他寫給安尼特的信。被「我懷戀的安尼特」字句所誘的她，讀了它，知道要往印度的他需要着錢，和自己父親不能幫助他。這

些事，已使天真的她對他發生了極大的同情心，再加上他寫到自己的好處，不禁起了愛戀心。儘管說，這封信並不能使浪子在巴黎的情婦發生了何等效用，而戀愛的措辭，却是打動初次看見那字句的少女。

第二天，尤增尼下了最大的決心，把自己所藏的金錢，送給查理。內有一七二五年查理五世所鑄二十枚銀幣，熱內亞古金幣五枚，還有別的，一共值六千法郎。她的誠心和純潔，激動查理的靈魂。他接受錢，但却贈她一個皮包。內藏着有鍍金的他的父母的相片框。她答應爲他保藏至他由印度回來。

有了錢，查理清償了個人在巴黎的債務，再回沙姆爾等船前往印度。在這期間，他和尤增尼的愛情，日益濃厚。這一對人某日清早會見，他說：「親愛的堂妹，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，請不要混起來。我也許會死亡的。你應結一門好親事纔好。」

她答道：「你，難道不愛我嗎？」

「不，不，從心裏愛你的。」

「查理，那麼我就等着你。」

他突然抱她的腰，她不反抗，純潔地第一次接受男子的吻，查理吻後說：「親愛的尤增

尼，一位堂弟要勝過兄弟，他可以和你結婚的。」接着，他和她為愛情互相立誓。

不久，離別日到了，查理別了格蘭第家前往印度，尤增尼突然地感覺着空虛。

受公證人克魯瑞的勸告，格蘭第老爺前往巴黎，企圖挽回亡弟的名譽。格拉辛陪他。參加議員的選舉，中選後愛上一個女戲子；兒子亞道夫居然和父親一起鬼混，過着不名譽的生活。但這却和老格蘭第沒有關係。他在巴黎召集亡弟的債權人，議決給與債權者百分之四十七而清償舊債。大家同意他，但老格蘭第却一文不肯支付。他設法推辭，一年過了一年，到第五年末，由於債權者有的死亡，債額只剩一百二十萬法郎。

正在這時候，即一八二〇年元旦，格蘭第家發生了重大的風波。老格蘭第按照常規，該日贈給尤增尼新的金幣，但却要看那舊的。她告訴他，那些錢已被她花光了。老人狂怒，責罵她，她大胆地說：「我已長大了，那錢是我的。」他沒有方法，轉向抱病的老妻洩氣，要她以母親資格，迫尤增尼交出來。受慣丈夫欺侮的人，現在居然頑強起來，袒護着愛女。他只好以父親的身份，拘禁她。全市鎮的人，都知道這宗事。她拘禁在閨房內，除了母親和女僕，外人一概不許接近。大家都批評那老人，但他却不在乎。

六個月時間，迅速地過去。格蘭第太太的病狀日危。公證人克魯瑞提醒格蘭第，如果他

的老妻去世，尤增尼依法就可分得母親的遺產。他不禁駭愕，馬上和女兒妥協。

自由的尤增尼和母親談着查理，因為他去後音信全無。正當母女看他的父母照片時，格蘭第突然走進來。他的視線為黃金所吸引，馬上攫取它。尤增尼喊道：「爸爸，這相框是你的，也不是我們的，它是神聖的信托物！它屬於我的不幸堂弟。請不要弄壞它！」

他不管她說什麼，取了小刀，將要括去外面的金。老婦人也為這不平，喊道：「你，你是殺了我了！」

尤增尼取桌上的小刀，喊叫：「若使你毀那相框，我就自殺！」這使老人發呆，他不待不放下小刀，抱吻她。並且答應：若使她願意，可以嫁給查理。

格蘭第夫人病至十月中，便逝世了。臨死，她對女兒說：「除到天國外，人世是沒有幸福的。某些時候，你會了解這句話。」公證人克魯瑞來了，他起草一張約書，寫明「當父親在世，尤增尼放棄母親的財產承繼權。」她馬上簽字，這引起老人的喜悅，他說此後每月可給她一百法郎！

但是，老人自己也日感衰老。一八二七年，他以八十二高齡突然中風。臥病不起，不得不將家產狀況告訴尤增尼。臨死前，他對她說：「注意金幣嚙……把金幣放到我的面前來！」

「她依他的話。他看桌上的錢，正像小孩之看玩物。他臉上浮着無限的幸福和快活。鎮上牧師爲他塗油。將死時，他看見十字架和燭台，後來見到銀的聖水盤，突然又現着生氣。牧師要他吻基督聖像，他的唇却觸着黃金色的鍍金十字架。他喚尤增尼，對她說：『對任何事都要留神聽！那宗事，在天國是聽不到的！』這是他的遺囑。公證人克魯瑞在他死後，告訴她，她的財產計一千七百萬法郎。」

她不禁自語：『堂弟究到那裏去了呢？』南濃答道：『只要我們知道那年輕少爺的所在，我自己也願去找他。』事實上，那女僕不是找查理，而是嫁給安托尼·柯諾勒(Cornolier)——這位女主人的地產管家，現在是五十九歲老新娘的丈夫。這更使三十歲的尤增尼感到寂寞，唯一能安慰她的，只有「聖經」。

克魯瑞家還希望裁判長娶尤增尼。每逢她的生日他總送花來。至於格拉辛家，妒忌他們的敵方，一再散佈她將和貴族結婚的謠言。可是，她不要貴族，只要那遠行的查理。她常常問南濃：『爲什麼，他這麼多年來沒有一封信呢？』的確，她不希罕財產，因爲財產不能溫暖她的心，更不能給她幸福。她把它在慈善事業，自己在舊宅中度着可憐的孤獨與愁悶的生活。終日伴着那相框，因爲它是她所愛者的象徵。

究竟她的所愛者，在這悠長日子中，幹了些什麼事呢？八年來，查理在非洲販賣黑奴和孩子，成了財主。開始時，他確想念着純潔的尤增尼。到後來，他過着放蕩的生活，因為他有錢。錢給他購買了黑人女子、黑白混種女人、白人婦女、爪哇女、埃及舞妓們的肉體。經過那麼多女人接觸後，尤增尼不是他的情人，只是他的六千法郎的債主！

一八二七年，他帶一百九十萬法郎回到法國。在船中，他遇到貧困貴族奧勃利恩 (Aubriens) 侯爵夫人。夫人的女兒用盡手段誘惑他，說她能夠爲他向宮庭取得伯爵的封號。有了它，他有三萬六千利弗的收入。他同她們抵達巴黎，舊情人安妮特從旁鼓勵他和侯爵女兒結婚。

格拉辛知道浪子回來，十分高興，對他說，他的父親還有三十萬法郎的債務，但他却不肯負清償的義務。這使格拉辛生氣，決心要用他亡父破產的事，破壞他的婚事。格拉辛小姐，把這消息告訴尤增尼。她却早已知道這回事了。

查理返國時，曾寫信給他的堂姊，並附八千法郎的支票，這是償還她給他的金錢的本利。至於結婚，他寫道：『戀愛是幻想的。今日，我由經驗知道了。結婚要依社會的所有法則，不能不守世間的一般約束。而且，你我之間，第一，由於年齡相差，親愛的堂妹啊，恐

怕會影響你的將來。你的性格、你的教育、你的習慣等等，我是無話可說的，可是對巴黎生活的隔膜，不能不使我有所考慮。」考慮什麼呢？他接着告訴她關於和侯爵女兒結婚的計劃。此外，他還向她索回相槌。

她看了信，肝腸寸斷！恰似夢中驚醒，並記着亡母的話。她流淚自語道：「母親所說的話是對的，先受苦痛，而後死亡——這就是我們的命運。」

同晚，裁判長到她家求婚。她答應他，但有一個條件，那就是，他對她不能有丈夫的權利，並為她帶一百二十萬法郎到巴黎償還亡叔的欠債。他接受她的條件，並帶一封不露一句譴責話的信給查理。她所以如此，為着給她的所愛者，完成了與侯爵女兒結婚的志願。

查理由裁判長口中知道尤增尼有一千七百萬法郎的財產時，十分懊悔。六個月後，尤增尼結婚了。她此後目擊丈夫的陞官。他為着財產，曾與她訂一條約：「當夫妻均無兒子時，夫妻的財產得由兩人互相領有。」可惜，他這一計劃，不能達到目的，因為他不久就去世了。

這時候，她是三十六歲的寡婦，年有八十萬利弗的收入。這麼富足與美貌的女人，還是過着平常的生活。他住在舊宅中，十分孤獨。可是沙姆爾人口裏却已把福洛亞芬(Froidfond)侯爵和旁芬夫人的名字結合起來了。